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吉卫平

“炮没了,我们还是红军;人没了,我们拿什么跟敌人战斗?”这是一渡赤水时,毛泽东看到浮桥上拥堵,而敌人在后追击,便命令战士把沉重的炮丢到河里时说的……这是影片《四渡》中的一个细节,在走出影院时还在我脑海里回闪。

《四渡》讲述了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仅剩三万将士,遭到蒋介石调集的四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身陷绝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红军,依托川黔滇交界复杂地形,四次机动横渡赤水河,凭借灵活多变的运动战术不断牵制敌军。从一渡的被迫无奈主动向西突围保存主力,到二渡的出其不意攻克娄山关、遵义城、回师黔北,再到三渡的精妙一笔制造主力西进假象、牵制敌方重兵,最后到四渡的声东击西、彻底跳出敌军包围圈

用智慧与信念蹚出活路

——电影《四渡》观后感

□ 费平

顺利向金沙江方向战略转移……让我看到伟人在敌我兵力极度悬殊的绝境中隐忍焦灼、坚守信念、机动指挥、灵活应变的智慧,成就了运动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该片在战争场面的处理上层次分明,既有阵地战的正面硬拼,也有近身肉搏的残酷呈现,还有骑兵突袭、攀岩穿插等战术动作的细腻展示。而最令人泪目的,是那些感人细节。毛泽东与中央核心们开完会走向院子仰头说:“天井里的天太小,走出去才有大的天空”;红军挨家借门板搭浮桥做好记录,临走时把铜板塞到老乡手里;部队紧急转移时,决不落下一个受伤战士;那个跟着队伍一路成长的小红军,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是“人”——“人在,火种就在”是刻在这支队伍骨子里的信念。

另外,该片拍摄手法新颖。比如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博弈呈现上,使用“隔空同框”的写意手法,两位决策者仿佛在同一张桌上推演沙盘,增强了戏剧张力。同时,采用蒙太奇形式切换表现高层骑马奔驰、战士鞋底踩过泥泞碎石等,让观众始终有种“红军在被追、在被围、在找缝隙突围”的紧张感。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最后没有拍出盛大的庆功和飘满画面的红旗,只是一群浑身是泥的战士,筋疲力尽地站在金沙江对岸,回头望了一眼他们闯出来的



重重关山。那一刻我突然懂了,“西风烈……从头越”写的从来不是胜利后的狂喜;四渡赤水也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故事,它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生存智慧:只要你不肯停下来,就能在“绝路”上蹚出一条活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前夕,观赏这部影片感受尤为深刻。

乐在“骑”中

□ 马蒋荣

我第一次“骑”车时只有10岁。那天裕德路老屋的邻居道章爷叔从旧货店淘来了一辆永久牌旧自行车,骑回家刚落下撑脚架,邻居们就围上来看新鲜。我则初生牛犊不怕虎地问:“爷叔,好借我学骑车吗?”

我当时人只比自行车高出半个头,因此爷叔两天只教我推了车稳住不倒。后来就让我双手握住龙头、右脚蹬地,左脚踏在踏脚板上“趟车”。几天学下来,到基本能把握龙头了,又教我左脚踏在左踏脚板上,右脚用力蹬地使车快速蹚出后,再把右脚穿过三脚架去蹬右踏脚板,用连续上下踏半圈的办法“骑”自行车,说这样骑车叫“踏三脚架”,虽然很吃力,“骑”不远,但也非常开心,因为“我会骑脚踏车”了。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我工作一年后用自己每月17.84元的学徒津贴省吃俭用攒的,加上爸妈资助的50元,到中百一店地下商场买的。我欢快地骑着这辆142元免自行车票买的凤凰牌26英寸轻便自行车到中央商场逛了一圈。



■ 泊(摄影)

汤更生

1976年3月6日闵行新华书店到吴泾化工厂食堂设摊售书,当时有一本“供征求意见用”的《辞海(修订稿)·生物分册》是要实名登记才能买,店员告知我今后书店收到其他分册后,会书面通知我去他们书店购买。此后27本分册在长达四年半才出齐,我则用27个星期天从裕德路的家骑这辆自行车到闵行新安

路83号凭通知买来。27次来回共骑行了1300多公里。可以说,这辆自行车既助我圆了《辞海》梦,也帮我节约了20多元的公交车费。

我60岁那年改骑电动自行车了。我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孙子从上托儿所开始一直到他小学毕业;另外还完成了自己不计其数的采购、采风、采访的工作。

寻桂之旅

□ 王妙瑞

百余株,最年长的“桂花王”已逾八百岁。金秋时节,“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我旅游来到这里,看到山民们依然延续着“打桂花”的古法,在漫天金雨中祈愿丰收。留有桂香的脚,也走进了江南水乡绍兴“大香林”,鲁迅故乡植桂历史逾千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爱桂,曾数次游历此地,沉醉于桂香与梵音之中,写下了恍若仙境的诗句:“半夜凌风过月旁,水晶宫殿桂花香。”最有趣的是,水乡南浔古镇有两株百年银桂名气很大,似小家碧玉俏立于小莲

庄内的白墙黑瓦之间。古树与老宅相依,释放的桂香从窗户飘入,熏得屋里旧书也香。不嫌桂少不成群,独景也是好亮点。

今年6月下旬,赴诗仙李白3次到访的安徽南陵采风。板石岭有古桂群9处,287棵,享有“中国古桂第一村”盛名,山上古桂公园绽放尚早,经过银桂小院,我用鼻子贴近砖缝,闻闻历年沉淀的桂花余香。公园里的古桂有立牌,写着树龄和别称。那棵800年古桂,立牌上摘录宋朝李清照的赞桂诗中“迹远”一词,对应古桂长寿。我挖了一袋南陵土回上海,以后撒在桂林公园的桂树下,让质朴桂花多一点诗意。

迷恋桂树,始于60多年前。小学秋游去桂林公园,午饭需要自带。老弄堂边上有俗称的“炒货店”,我想带一只小面包和一只圆蛋糕。母亲说穷人家能省就省一点,做了菜馒头,让我带2只当午餐。在桂花树下吃菜馒头,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特别难忘。那天的包子很香,肯定与桂香也有关系,于是桂树是“香树”的意识被记住了。每逢秋意渐浓,必去看桂花,我爱它墨绿叶片中藏着万千米粒般的金黄,点缀秋色幽香。宋代理学家朱熹以“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赞美它,也吸引我远足闻香去。湖北咸宁“桂花源”景区有一个古桂花群落,现存百年以上古桂五

衡复风貌区的蓝调时刻

□ 叶子青

八月的一个黄昏,我漫步在淮海中路与东湖路一汾阳路交错的经纬里,看暮色一层一层地为衡复风貌区披上天鹅绒般的温柔。

天边尚存最后一丝晚霞,一片温柔的暗蓝已垂落街巷。淮海中路沿线远远近近高低错落的办公楼里渐次亮起灯光。淮海中路汾阳路口矗立的文化地标——上音歌剧院灯火璀璨,或许一场精彩的演出即将拉开帷幕。紧邻上音歌剧院的音乐城堡和上音绿地被典雅的灯光装点着,似一首悠扬的《小夜曲》回荡在这片历史街区。

东湖路沿街某扇窗户里飘出一段爵士乐,外语、普通话与上海话在马路两侧交织,年轻人在咖啡馆、酒吧内外低吟浅酌、低声谈笑。但这喧嚣是克制的、有边界的,像一首复调音乐,每个声部都保留着自己的旋律,又奇妙地和谐共存。

拐进新乐路一条僻静的弄堂,周遭忽然安静下来。某扇窗户里飘出饭菜香,是红烧肉的醇厚与糖醋小排的酸甜,混着晚风在弄堂里流转。这是上海最本真的气息——不是外滩的万国博览建筑群,不是陆家嘴的摩天大厦;而是灶披间里的烟火,是新式里弄窗外的一片天空,是几代人在方寸之间编织的细密日子。

而在复兴西路某栋洋房的花园里,粉白相间的蔷薇正从砖墙间倾泻而下,风一吹,落英簌簌,像时光悄悄抖落的旧信笺。我想起那些曾在此居住过的文化名人:巴金、柯灵、张乐平……他们的文字与画笔,是否也曾被这样的暮色浸润?那些关于家国的忧思、关于人性的叩问,或许就诞生在某个这样的黄昏。

站在复兴西路—华山路路口回望,夜幕已完全笼罩了整片风貌区。那些红色的坡屋顶、老虎窗、铁艺阳台,都成了起伏的剪影,像一首被夜色缓缓合上的诗。我转身离去时,身后的梧桐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细碎的私语,讲述着这座城市永不落幕的黄昏。